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海公案 第三十七回 機露陷牢冤屍求雪

卻說那莊丁搜書不見，心疑海瑞偷盜，上前把海瑞叫醒，便問書信。海瑞道：「我在此推算八字，哪裡見你家什麼書信？」莊丁怎肯依他？一手抓著海瑞，一手開門，竟扯到劉東雄面前來。

那劉東雄正在書院打坐，忽見莊丁扯著算命的過來，便問：「你們為什麼？怎的把先生抓著，成何規矩？」莊丁說道：「他是個歹人！」東雄道：「怎麼知他是個歹人？」莊丁道：「昨夜大爺好意，叫他在閣中安歇。誰知他竟把大爺的書札偷了。想來是個歹人，不知是哪裡來的，大爺審他便知來歷。」海瑞叫道：「勿要屈我。我從二更推算八字，直至五更方才睡去的，不信且看桌上批評了幾紙八字，就可以知道了。」東雄道：「不用多辯。但在你身上搜得書札出來，便是真的。」遂叱命莊丁把他身上搜遍，果然搜出兩封書信。

東雄看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可巧天地哀憐窺破，不然我的性命送在你手。」乃喚：「莊丁，抓到後花園去，待我來審問來歷！」眾莊丁答應一聲，早把海瑞簇下，擁到後花園，來到亭子上，只見儼然擺著公案刑具。海瑞自悔失於檢點，今一旦卻遭在這斷手上。

東雄坐在正面，吩咐將這歹人帶上來。眾莊丁把海瑞擁到面前，叱令海瑞跪下，海瑞勃然大怒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本縣卻來跪你？」東雄聽得「本縣」二字，心中猛笑道：「你莫非歷城知縣海瑞麼？」瑞笑道：「本縣便是，你敢無禮麼！」東雄大怒，叱道：「畜生，你自視得一個知縣恁大，卻想來胡弄我麼？今日被我拿住，又有何說？」海瑞道：「我乃堂堂縣令，是你父母，你敢把本縣做甚麼？」東雄道：「慢說你是這一個畜生，不知多少巡按、府縣，葬於水牢者，不知凡幾。」吩咐莊丁：「把他推到水牢去，叫他知道厲害。」莊丁應諾，將剛峰擁而去。

過了一帶高牆，又是一重小門，開了小門，推在裡面。只見黑暗暗的不辨東西，聽到水聲潺潺。卻原來這所在乃是跨濠搭篷的，上是大板，下是濠塹。將人推到裡面，斷了水米，七日間必然餓死。隨將屍首推在水裡，下面團團豎了木樁，那屍首在內卻流不出去的，所以無人知覺。

此時剛峰被推到裡面，聽得莊丁將門鎖了，自思：「這個所在，必死無生的。我剛峰亦是為民起見，今日卻要遭於此地。

海安哪裡知道？就是夫人亦難明白我之去向。過了幾日，衙內沒了官，他們必然去報上司知道，另換新官來署。我那家眷卻不知作何光景？況且宦囊如洗，安、雄二人哪裡弄得盤費送夫人回家？上司還說我不肖，逃官而去。這劉東雄還怕不肯干休，又要斬草除根，連家屬都要陷害，這是可知的。」想到此處，不覺掉下淚來，長歎道：「我剛峰一生未嘗有欺暗之事，怎的如此折磨？」然亦無可如何，只得坐在板上，不禁長歎。不知紅日西沉，又不知曉暮，遠遠聽得更鼓之聲，方知入夜。

剛峰此際又餓又倦，把身子躺在板上。朦朧之間，似有一人衣冠楚楚，立在面前，說道：「剛峰，你不用憂愁，自然有個出頭的日子。但我等含冤於此十有餘載，屍骸水浸，還望剛峰超雪。」剛峰道：「你是甚人？在此為甚的被害？可說來我聽。

若有出頭日子，自然與你伸冤雪恨。」其人道：「我乃江南華亭縣人，姓簡，名彥，字佩蘭。於正德庚辰科鄉薦，旋叨鼎甲第二名，即蒙親點巡按此省。一出京城，沿途密訪，已知劉東雄稔惡。到了本省，未及上任，先改扮混入此地，以冀密訪東雄實跡。誰知被他窺破，飽打一頓，備極非刑，推在這裡，饑寒而死，將我屍體推在水內，屈指十有一年，現有巡按印信為證，尚在懷中。明日剛峰上去，可即稟知提督，乞其領兵前來，將此莊圍住。先拿了東雄，隨來此地搜檢。下面有五個屍體，一是太守李珠門，一是本縣尹劉東升，其餘三個乃是本縣百姓：一因妻子被搶，尋妻受害；一因欠了東雄米谷，被陷於此；一因妹子被搶，尋妹遭禍，竟無髮覺者。剛峰前途遠大，正未有艾，不日自當出去。」言罷，一陣陰風，倏忽不見，卻把剛峰驚醒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

剛峰自思：「我難道還有出頭之日麼？夢中之言，大抵不差。但不知怎的得出去才好。」乃立起身來，再拜道：「倘君有靈，立即指示我路途，再見天日，何懼冤仇不報！」說畢，忽聞風聲吼吼，少頃雷雨大作，電光射入牢來。剛峰叫道：「天呀！可憐剛峰今日為國為民，反陷身於此。瑞死何足惜，但有六人之冤，無由得雪。倘蒙眷佑，俾瑞得出牢籠，收除兇惡，共白沉冤，則瑞死無所憾矣！」言未已，忽然一陣紅光射入，一聲霹靂，打將下來，把那水牢打一個大洞。一陣光亮，狂風大作，此際剛峰心搖膽戰，不知所以。誰知這陣大風，竟把海瑞擄出牢外。少頃，雷聲息，電光尚未息時，有光亮射來。

海瑞醒了轉來，卻不是牢裡，憑著電光細看，乃是一座危橋，自身坐於橋上。剛峰暗想：「適間雷雨，就是救我的。」遂望空叩謝，乘著雨而走，亦不辨東西。但聽得前面更鼓之聲，側耳聽時，已交五更。剛峰便向著更鼓之處而奔，此際顧不得衣衫淋濕。遠遠透出燈光，卻原來就是提督行署。

明朝所設提督，每三年一次巡邊，所以各府俱有行署，以備巡察駐腳的。當下剛峰到燈光近處，方才知是一所衙門，便闖進裡面，卻被更夫拿住，叱道：「什麼人，敢是奸細麼？」

剛峰說道：「我乃是歷城縣知縣。」更夫笑道：「你是知縣，怎麼這般狼狽？快些直說！」剛峰便問：「這是什麼人員的衙署？」

那更夫道：「這是提督行署。你既是知縣，為什麼不見你來叩接我們大人？」

剛峰聽了，喜得手舞足蹈的說道：「我正要求見大人，相煩通傳一聲，說歷城縣知縣海瑞要見，有機密事面稟。」更夫道：「你休要走了。」海瑞道：「我是特來求見的，怎肯走？你若不信，可與我一同攜著了手，去門上大叔處說話。」更夫應諾，便與剛峰來到大門，叫醒了那守門的家人，說了上項事情。

那家人把剛峰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你且在門房坐著，待我去稟明瞭大人。」

且說那提督姓錢名國柱，乃是浙江嚴州人，由武狀元出身，歷任到提督，平生耿直，不避權貴。家人走到面前，當下便報有歷城知縣海瑞冒雨而至，聲稱有機密事要面見大人等語。錢國柱自忖：「這知縣是在城裡的，如今冒雨而至，想必有甚關係本縣的事，故此冒雨而來。」便吩咐即傳進見。家人領命，急急來到門房說道：「大人起來了，傳你進見呢！」剛峰隨著家人來到穿堂，燈光之下，見提督行了庭參之禮。國柱道：「貴縣何以冒雨一人至此？請道其詳。」剛峰便將如何訪察，被劉東雄關在水牢，幸得某人夢中示知，及雷雨相救，逐一告知。

國柱聽了道：「哪裡有這等土豪勢惡！可見當時府縣廢弛政務，致此養虎為患。依貴縣尊意若何？」國柱道：「求大人立刻傳令兵丁前往，把劉東雄莊上圍住，一齊打進裡面，不分好歹，見人就拿。若是遲延，東雄知風必然遠揚了。」提督依允，即時傳令點兵三百，命中軍官領著，隨海瑞前往莊上，捉拿劉東雄全家。

這令一下，中軍官立即點齊兵丁，同著海瑞如飛而來。及至到了莊前，天尚未明。剛峰道：「先分一百五十名，將這莊子團團圍住；一百五十名，隨我進去。」中軍官應允，即令兵依計而行。一聲吶喊，剛峰在前領導，打進莊來。

那些莊丁一個個夢中驚起，不知何故。有的穿衣不及已被拿了。一百五十名兵丁，奮勇拿人。那些莊丁雖然有勇，然值此倉猝之際，又見是官兵來拿，各各手軟腳酸的，被他拿了。

當時東雄正在驚慌，急急披衣走出來看，卻被剛峰看見，叱令兵丁上前拿下。

至此時，天色大明，剛峰對中軍官道：「大老爺，且先押解犯人前往行轅請功，待卑職在此拆毀水牢，打撈屍首。」中軍官應諾，傳令留下五十名官兵，聽候剛峰使用，餘者押回轅而去。剛峰即時把那紅渠閣中的私書，盡行放在身上，隨令十名官兵把守莊門，餘者帶著來至水牢。令四十人一齊動手，即時把水牢拆去，地板揭起，只見下面盡是濁水。剛峰令人把水略略車乾，然後命

十人下去，躍入水裡，果然負了六個屍首上來。只因其被水浸著的，所以不爛，但一身黑腫，不辨面目矣，衣服仍在。及至負到水上，其屍就爛了，只剩白骨。剛峰親自細查一番。內中有一屍，中有銅印一顆。剛峰細視，印上有文曰「山東巡按關防」六字。剛峰道：「此必簡巡按之屍也。」

即忙拜謝其陰相之恩，令人別以錦被裹之。但不知哪個是前任縣令屍首，再加詳檢，只見一屍的衣服，尚有角帶在內，剛峰道：「此必是前縣令也。」亦向著再拜。拜了，亦令人別以布裹之，親書記認。餘者四屍，悉用布帛包好，取了六張竹笥，把六個屍首盛著，令人先行抬到莊外之大安寺前放著。

其時，海安、海雄二人尋到莊上來。只見主人渾身濕透，仍自在那裡指手划腳的，竟不知自己身上濕了。安、雄二人上前見了，才把自己的衣服脫下，去與剛峰換了。海瑞令他二人先回，隨將東雄莊上各物，當眾點過，上了清單，一一封志。

其諸婦女關在一室，不許他人擾亂。留兵丁三十人把守，自己來行轅繳令。正是：不惜身勞苦，為民除害先。

要知劉東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